

我在哈佛15年 不平则鸣

□杨炳章 著

My Fifteen years at Harvard

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不平则鸣

我在哈佛15年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□ 杨炳章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平则鸣:我在哈佛 15 年/杨炳章著. —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2000. 4

ISBN 7 - 80127 - 731 - 7

I. 不… II. 杨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0490 号

著 者	杨炳章
责任编辑	田 驰
责任校对	高小昆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
邮 编	100054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振兴印刷厂
规 格	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字 数	220 千字
插 页	4 幅
版 次	2000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印 张	10.25 印张
印 数	00001 - 10000 册

ISBN7 - 80127 - 731 - 7/G · 3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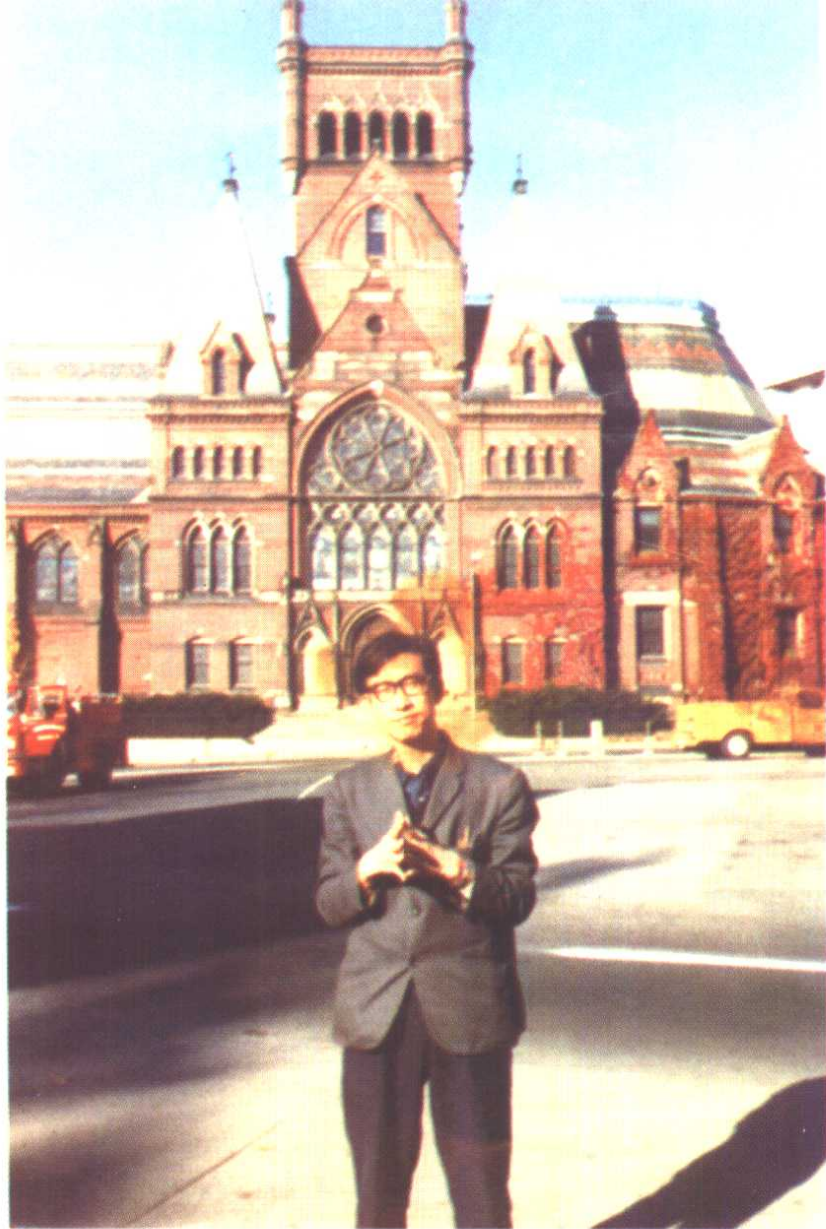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三年寒窗，戴上了博士帽。

杨炳章，1945年生于山东。1963年从北京101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，1964年退学在北京大学旁听自学。1966年“文革”初期因反江青及“中央文革小组”而遭关押，1968年获释遣送原籍。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所硕士研究生，1981年提前毕业后赴美国留学，考取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研究生，1986年毕业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。1997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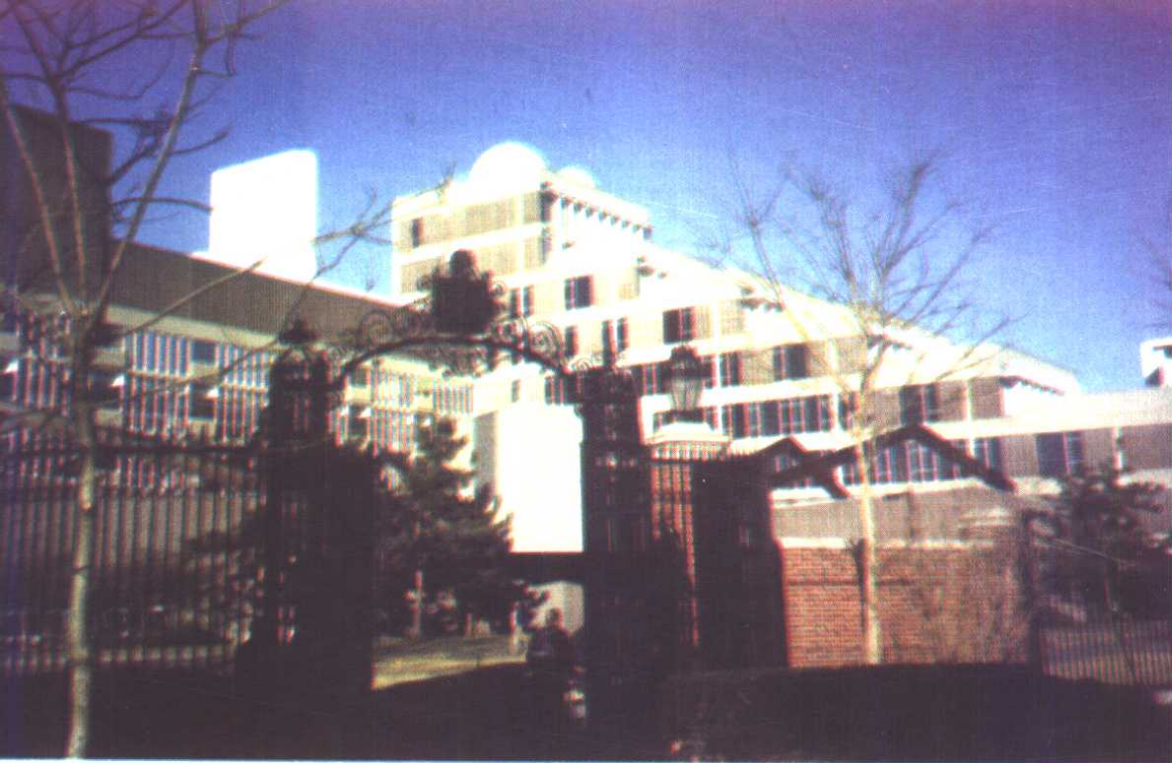


入学那一天，在哈佛教堂前留个影。





哈佛创始人的铜像端坐在校园中



哈佛北
门, 计算机中
心



博物馆

母亲楼



目
录



目

录

1981 ~ 1986 年

肯尼迪国际机场 / 1

刘实大哥 / 5

纽约！纽约！ / 8

耶鲁大学：从“小地狱”到“新天堂” / 13

费正清先生的一件小事儿 / 24

哈佛选我，我选哈佛 / 30

约翰的传人 / 38

威德纳和玻璃花 / 43

罗斯·特里尔 / 48

中国的毕加索 / 56

哈佛广场上的大教授凳子 / 61

难熬的圣诞节之夜 / 65

日本学：手先器用乎？剖腹心中乎？ / 70

中国学：自上而下乎？自下而上乎？ / 75

20 世纪西方思想史 / 80
胡娜事件 / 88
醒醒吧, 山姆大叔! / 94
“自由冬天” / 106
“中文脏话桌子” / 113
福特伴友 / 119
亚洲妇女行动起来 / 127
凯蒂寻根 / 137
天府之游 / 142
民主选举? / 148
哈佛政治家 / 152
博士论文“百驴图” / 158
毕业典礼“天女散花” / 162

1987 ~ 1997 年

后博士 / 博士后 / 168
中共党史文献编译 / 173
绿卡 / 178
买房算钱 / 182
一场洋官司 / 185
台湾马树礼代表团 / 191
转蒋经国先生的一封信 / 195
新教伦理和儒家第三期 / 199

胡华老师 /204	
《从革命到政治》/209	
真真假假的国家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 /212	
沙漠风暴中一败涂地 /216	
费正清时代的终结 /221	
这里就是罗德岛! 这里就有玫瑰花! /232	
史拉姆教授和芦荻女士 /239	
回忆索尔兹伯里,兼论海外“中国通” /247	
中美首富:索罗斯和牟其中 /256	
同志,不能这样干! /263	
《邓小平政传》/272	
三不通 /277	
世界几个地方 /287	
美国几所大学 /295	
哈佛的几个中国人 /300	
“首丘情结” /309	
后记 /315	

1981 ~ 1986 年

肯尼迪国际机场

稀奇!

刚才这位花枝招展的空姐说还有 15 分钟抵达纽约，现在也许得过去了一个小时，飞机仍在空中飞翔，而且没有任何要降落的态度。

“为啥还没到纽约？”我身边一个安徽什么代表团的人不禁发问。

“早就到了。”空姐答道。

“那为啥还不让下飞机？”

“你下呀！谁不让你下来着？”

安徽人真给“噎”住了。在中国干服务员这一行业，口齿上没点对付顾客的“拿手”是不成的。再说这还是 1981 年，中美建交不久，能够在中国民航北美专线上服务的这些“格格”，外貌口才不算，个个都有相当的来头，一般的厅局级干部在她们心目中都只是“土老帽儿”。

不过，空姐自己似乎也觉得以上言词未免有点太过分，临走开前又补上一句：“人家老外不让着陆。”

“这里是美国可不是你们中国。你们中国民航晚到一二分钟，结果就得等上一二个小时。”——说这话的显然是一位老年华侨。

“不下就甬下好啦！看谁耗得过谁？反正这 1200 块人民币的飞机票已经买定了。总不会再额外加钱买汽油了吧？”——说这话的是一个年轻留学生，我知道他叫艾未未，满口北京的油腔滑调，似乎是自言自语，一边说着却一边色迷迷

肯
尼
迪
国
际
机
场

瞥着空姐的背影。而那位空姐听着心里不快,但也难以回嘴;其实倒也不一定心里不快,说不定还暗自喜欢这种调情逗趣呢!无论在年龄上,在出身上,还是在气质上,她同未未都有某种心照不宣的平等。

果然没过多久,空姐和未未就“化干戈为玉帛”,开始在那边“悄悄话”起来了。我心中暗笑不语,宁愿歪头贴靠在舷壁上,观赏一下机窗外纽约大都市的黄昏景观。

飞机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,显然是围绕着纽约在随便盘旋,混时间,等候着陆指令。是因为飞机时升时降的缘故呢?还是因为下面这座城市坐落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呢?我也说不太清楚。只觉得周围全是一片光山火海,极其宏大辉煌,一会儿高耸到眼前,一会儿低落去身后。加之晚霞,加之夜雾,俨然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武陵世界!

这便是我对纽约市的第一番印象。过后想来,几十层乃至上百层的高楼大厦在纽约并不希罕,可以说比比皆是,自然是一层层灯火,而整个纽约大市区,得有几千条街道,几百座桥梁,自然是一串串的灯光,纵横起伏交织成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繁华画面。同以往我所熟悉的中国城市,诸如北京、济南相比较,则截然是大巫小巫、不可同日而语了!

艾未未说得对,飞机“耗”不过我们,最终还是降落了。入境手续在旧金山已办妥,在纽约我只是跟着人群走下飞机,认取行李,出机场罢了。一切似乎都很顺利,后来知道这就是肯尼迪国际机场。只是在肯尼迪机场正门出口等候一二十分钟仍不见有人来迎接,我才不免着急起来。身边走过的是黑白黄褐各种肤色的人,马路上奔驰的是离奇古怪各种类型的车,远处不时传来后来才晓得是刺耳的警车鸣笛,交织成一番令人

陌生而恐怖的气氛。

“接你的人没来？”艾未未走过来。

“没来。”

跟在艾未未后面的是一辆丰田牌小型轿车，车座上是一位中年妇女，一看就像是居住美国多年，人事精通的模样。

艾未未是我在飞机上才认识的，在旧金山入关时我帮他填过申报表格。当时我问他，是不是诗人艾青的艾， he 说是，“艾青就是我老爹。”未未还说是要到费城去学音乐，而他的未婚妻已在费城学美术，他首先得在纽约逗留一两天，未婚妻的姨妈会来机场接他的。不用问，开车的便是那位姨妈了。

“你没打电话？”姨妈下车问我。

“没打。”我不知道在纽约怎么打电话，想必一幅困窘神态，“临来时从北京打过电报。”

姨妈要过我的电话小本，走向对面街道，几分钟后回来，“刘实先生以为你明天才到呢！他说你现在可以搭乘 Shuttle Bus 到 White Plain 车站，他同时从 Scarsdale 开车到那里接你回家。我这就送你上车，我会告诉开车的 bus driver 提醒你 when and where 下车。你该有零钱买车票吧？”

这位姨妈姓董，家住在纽约附近的长岛，像不少久住美国的中国人一样，总是中文英文夹杂着胡乱说一通。

半小时之后我从“白原”车站下车，又半小时我已被接到纽约上州“斯卡德尔”刘实大哥家中。

从首次见面和分手之后我迄今没再见到艾未未本人。记得1990年夏天我去普林斯顿大学，偶然碰到了艾未未的哥哥艾端午，曾随便问起未未的目前情况以及未未的那桩婚事，所得到的答复是，“老皇历啦！结婚了，又离婚了。又结了，八成还

得离。”

其中悲欢离合的各种缘故,因为没见到艾未未本人,我也只能一般想象而已。有一点大致是可以肯定的,同那位精明能干而施恩于我的董姨妈大概不会有什么联络了,女方的亲戚嘛!

因为出国留学的喜剧,造成不少人家庭破裂的悲剧,当事人不免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“好合好散”的高调一般文化人都会唱,又有几个真正做到的?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,还不是“少艾综合症”、“陈世美情结”之类的中国古典传统在美国自由世界的发扬而已?

艾端午自己也有了一番独特的海外履历,我见到他时他已擅长卜卦算命,在美国东部的华人小圈子里颇有名气。据说见人一言不问,便可点出你的诸多隐私。我一向不信算卦,而个人隐私甚多,生怕被人道破,于是不敢冒昧领教。不过有一点我倒也可以“反算”一下,端午是到美国以后改行从事此道的,当初申请入美签证时如果在“目的”一栏上填写“算卦”,那肯定得吃“闭门羹”无疑。

刘实大哥

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赴美留学，应该说是多亏了刘实大哥的。而后去哈佛以至如今，已有十几年，我本人没有同他直接联络，亲属晚辈的间接联系另当别论。在此期间，我也曾多次开车从波士顿沿着九十五号州际高速公路去纽约，每每看到“白原”出口，就想到刘大哥，就想下路，最后却总是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其原因他曾说过一二句有损我自尊心理的话，他也许早忘了，我可总忘不了。

不过，我想下次再经过“白原”时，一定得下路，用不了一二十分钟就会到斯卡德尔刘实家中。这些年我确实没成就什么功名事业，不过总可以把手头写的这几本破书送给他看看，也就是了！

刘实大约是1930年出生的，原籍是山东省寿光县上口镇，离我们家只有几里路，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儿，还有两个妹妹。1949年解放前夕，他在青岛上中学，作为“学生军”撤往台湾，以后结婚成家。只是远在异邦为异客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、当地台湾人的排挤，心里总是不满意的，最后又来到美国。到美国以后，为生计起见在联合国中国处找了一份工作，主要搞中英文翻译，工资待遇倒是相当高，又不需要给美国交税，每年净拿四五万块美金，也算可以了。

他离台来美时，大女儿凯蒂才二三岁，儿子大卫和小女儿海伦都是在美国生的。开始是怕孩子不会说英语，送英语幼儿园，后来是怕孩子不会说汉语，花钱上汉语学校，总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。我去刘家时凯蒂和大卫都已上中学，海伦

也上小学高年级了。

小气候变化大气候也变化，祖国大陆恢复了联合国席位，五星红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旗。刘实他们十几个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也得变成大陆护照才行。而这些人又都很聪明能干，在纽约上州 Scarsdale 集体买了一片土地，自己联络建筑公司，包工包料盖起十几栋房子。当然比各自购房便宜多了，每家只花费 5 万美金，我去时价值已有 20 几万，现在恐怕得六七十万了。

刘实他们都是很有才学智力的，语言文化水平也很高超。你看刘实大哥写的那一笔中文字和英文字，非常流利，非常清秀，非常老练！英语讲的也都很不错，中美时事新闻谈起来也是头头是道，娓娓动听。其中还有一个刘大任，爱好写小说，写散文，不时在中文报刊上发表，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专业作家呢！

只是文人多情善感，刘实心里似乎老是不安定，老觉得生不逢时，怀才不遇，应该干一番高尚事业才是。70 年代参加保卫钓鱼岛运动，同国民党闹翻了，80 年代又多次回大陆，为了探亲旅游，还是为了经商赚钱，自己也说不清。反正在美国觉得美国不好，在台湾觉得台湾不好，在大陆觉得大陆不好；没钱觉得没钱不行，有钱觉得钱不够，钱够了又觉得无趣！人生呀，人生！

如同许多居美华人一样，家里也免不了大人同孩子之间的矛盾纠葛。这里不光是一个“代沟”问题，还有一个文化差异问题。大人和大人之间往往是说中文，而小孩和小孩之间全是说英文。刘家大女儿凯蒂不会写但会说中文，同我年龄比较接近，同我交谈最多，有些她爸她妈不知道的事也对我谈。凯蒂学习极好，中学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法国文学，曾经是父

母亲的骄傲和宽慰。然而学习好的孩子一般个性都比较强,后来凯蒂也给家里惹了不少麻烦事儿。做父母的认为父母有道理,而做儿女的则认为儿女有道理,有一段时间闹得不可开交——这自然又是后话了。

总而言之,对于刘实和其他许多居美华人而言,国外生活有国外生活的好处,也有国外生活的坏处,形成了某种五颜六色混合、酸甜苦辣交杂的意识形态。

我听凯蒂说过一个家庭故事:有一个周末刘实在楼上独自一人看电视——当然是拳击之类,当然希望黑人输——看到紧张处不由自主冒出一句英语来,“Go get that nigger! (干掉这个黑鬼!)”

不料给楼下小女儿海伦听到了,立即大声抗议,“Dad! How could you be such a racist? (爸爸!你怎么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?)”

那边小海伦话音未落,这边刘大哥已把手里握着的电视摇控器,“唰”一声扔进电视荧屏里去了,一台36英寸的彩色电视全给砸毁了。

在美国“种族主义者”是一个骂人的词汇,就像“共产主义者”一样。老子一辈子在此异乡他国辛苦做工,本来心里就窝火,好歹把孩子养大了,洋化了,竟然也来辱骂,这人世人生还受用得了!